

情



冬夜,母亲等我们都睡下,将煤油灯移到纺车跟前,开始纺线。

躺在被窝中的我,透过如豆的灯火,看母亲纺线的姿势,在斑驳的老墙上,投射出一幅剪影。温暖、生动、鲜活。

只见母亲盘腿坐在土炕的蒲团上,微微侧转,面对纱锭。右手不停地摇动纺车,左手拇指与食指、中指捏住筒状棉条的嘴,对住纱锭的尖,随着双手灵巧的操作和纺车的转动,左手的棉条像玉蚕吐丝,一条白线随着左手的徐徐扬起而渐渐变长,直到胳膊伸展,然后纺车倒转一下,利用“回车”的间隙,把拉出的细线均匀地缠到转动的锭子上。剪影中,纺车不停地转着,母亲的右手一圈一圈地画着圆弧、左臂前后夸张地摇晃。

剪影中的母亲气定神凝,面容祥和,仿佛世间所有事情都与她无关。

随笔

育  
人  
严  
而  
有  
格  
石  
门  
县  
教  
育  
局  
覃  
业  
彦

近日,收到我教过的学生陈斌(化名)——如今小有成就的私营老板的来信。他在信中说:“您还记得不?刚进中学的时候,我挺混的。再往前说,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,整天混打混闹……”

陈斌的话,使我回忆起他刚进中学时,不完成作业,逃学去网吧,还与校外社会青年互相勾结。

也有人劝我,不必对学生管束过严,过得去就行。但我想,学校要是姑息、迁就学生的缺点、错误,将来他们走上社会,这些不良品行很难改正,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会成为社会的祸害。这是老师的失职!

我认真分析了陈斌出现逃学行为的原因:客观上,没有一个正常的家庭教育环境,缺少父母的关爱,老师和家长的批评强化了他的逃学行为;在主观上,同学们对他存有戒备心理和不信任,造成了他的逆反心理,同时自我约束能力差,容易受社会上的负面影响。对此,我实施了一些干预措施。

初一第一学期期末考试7门科目中,他只有数学和英语不及格,这是一个可喜的成绩。但我并没有满足,反而对他的要求更加严格了,因为我知道他还能做得更好。

课下,我和陈斌聊天,问他长大想干什么?他说没想过。我说你应该想想了,这样你就有了学习的方向和动力。他若有所思地答应了,并为初一第二学期期中考试制定了7门学科都及格的目标。目标实现时,我真为他感到高兴。

后来,他虽然没有考上大学,但上了职高,还当上了学生干部。毕业后,又自谋职业,开了一家超市,干得很红火。陈斌在信中说:“当初要不是您和其他老师没有放弃我,常常批评敲打我,我也没有今天,我感谢您当初的严厉。”

陈斌的一番话,让我感动,也让我思索:严——严于律己,严于待生,是一切育才者必不可少的职业品质。当然,我所主张的严格,是“严”而有“格”。在教育教学实践中,老师要把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与对学生的尊重、信任和爱护结合起来,使学生自觉转变。

# 纺线的剪影

□ 杨金坤

关,唯有认真纺线才是人间正道。雪落声、风鸣声、狗吠声、鸡叫声都很短暂,只有嗡嗡声、嗡嗡的纺车声,如河流般绵延着涌动,周而复始,轮回着,复轮回着,像一个得道的高人,讲授着天地人生的大学问。我在那嗡嗡声中,睡熟了。

当我睁开朦胧的睡眼,看到煤油灯还亮着,墙上的剪影还生动着。我劝母亲早些休息,母亲带着微笑与满足,摘下一个纺好的线穗,对我说,你睡吧,我再纺一个线穗。我知道,我的劝阻无效,只能继续在墙上欣赏纺线的剪影。

母亲曾告诉我,这辆纺车是姥姥生前用过的。姥姥76岁那年,对母亲深情地说:“娘走了,把纺车留给你吧!”母亲说,她用姥姥的纺车纺线,每当纺车嗡嗡地响起时,仿佛她与姥姥正在用心灵对话。从母亲的话中,我渐渐明白,为

什么我的母亲不是大家闺秀,也没有受过诗书礼乐的熏陶,但却坐有坐相,站有站相,静时如佛,动时如仙,日常生活里有着自然而然的风度和礼仪,我想这与传承的纺线有关。纺线不教唆人的贪心和轻狂,如这纺车,有行有止,有动有静;如那棉花,由棉而线,由线而布。一生的路,都守着贞洁的情操和柔软的心意。

雄鸡报晓时,再次醒来的我,看到母亲正在给纺车滴油,用布擦拭,松动的地方母亲就用一些麻绳捆绑好。再看墙上的剪影,母亲低着头,专注地看着纺车,纺车安静地依偎在母亲胸前,整个剪影显得如此完美、和谐。

从入冬到春耕,每个夜晚,母亲把大雪纺得漫天飞舞,把天寒地冻纺成春暖花开。无数个冬去春来,墙上的剪影永远是黑色的,但母亲的满头青丝却慢慢地变白了,像母亲纺出的棉线一样白。

## 雪舞黄龙

印象



裴振喜/摄

记忆

## 陌生的日期

长沙县百熙实验学校 彭湘

早几天,翻开一本书,我看到有一页纸上写了三个日期,有一个日期,2020年3月31日,我是刻骨铭心不会遗忘的。可是,另外两个日期,我竟然无从知晓它的来龙去脉。

突然想起早些年,去过云南。那是冬天,在那个斜坡上,硬邦邦的土疙瘩里,我们看到一些小花,缤纷点缀着。只有冬阳铺洒在大地上,特别温暖,那个画面是我以后永远无法企及的美好。

我走着,在茶台前转了一圈,脑袋里还是念想着云南冬日的那一幕,我便在桌子前坐下。突然,我懂了,那两个日子的涵义,是与一个至亲有关,是他生病和永远离去的日子。

现在是秋阳中,寒风乍起,这三个日子我终于清晰地记得了。在一个什么样的情绪下写了这几个日子,那是我终不可寻的迷惑。

我继续翻着,看到书上又写了一

句话,不知在哪里摘录的:人活着,就要像炊烟,向高处走,向远处走。可到了书后面,就是一片空白,没有动笔的痕迹了。那本书,我还是看完了,不过无法缀连不得而知的过往。

在人的生命中,总有一些重要的日子。可能在旁人看来依然是平淡无奇,可那一天,却如一片月光洒满了我们心田。就如在云南的那个午后,与现在相隔已有两千多日了,那匍匐在山坡上的寨子,褐色的瓦楞,雕花的窗棱,都在闪烁着光芒。

它要我懂得,那次冥冥之中去云南的行走,不是仓促之行,是一个夙愿,也是一个美好的永远。大年初一,我们便走在前行的路上,高速冰封,我们在虔诚地等待,走在漆黑的高速路上,那是山顶,两旁就是深不可测的深壑。

六个人坐在车里,我感觉车是在云端飘,身体不由自主地僵硬起来,

抒怀

在历史的长河中,2020年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,但极不平凡。

这一年,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。三个月的春寒节假,防疫值守、网课互动与读书创作,我事事安排得满满当当,有条不紊。而收获自然交给时间来验证。

在家里,一台电脑,一部手机,一台取暖器,一杯热开水,除了上网课,我便充分利用这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,精心参与《炎陵民俗》一书的撰稿与编辑工作。

对于一些自己拿捏不准的民俗,则向年长的亲朋好友电话咨询,有时为了写实写全一个民俗,要分区域打上好几个电话,最长的通话超过一个小时。我也因此能从一名名长者处搜集、传承到完整的民俗风情。在这样的精益求精之下,我撰稿20余篇,编稿50余篇,圆满完成了该书的编撰工作。

暑假两个月,疫情好转,虽不便远行,但仍可在县市内自由活动。当人们不停地走亲访友时,我又是一人窝在家里,静下心来读书创作。

对于撰写有历史内涵的文章,同样要找到熟知的老人,把情况问得一清二楚,再动笔。如写《走近浆村老屋》时,虽早已拜谒过老屋,暑假还是几经周折找寻到了解放前老屋的真正主人,在电话里聊了两个多小时。再如《神农谷看水杉》一文,是寒假的初稿,暑假做的修改,并根据编辑提出的问题,向相关专家进行求证修改,可谓几易其稿,最终才让读者从报纸上看到这篇游记散文,了解到炎陵神农谷五彩水杉林之美。这是我在《人民日报》首次发表的文章。

2020年,我有20多篇文章在国家、省、市报刊发表。

这一年,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,我撰写的扶贫手记《助贫困户和贫困户圆梦》,刊发在《中国妇女报》上。

这一年,举国上下抗击疫情,我撰写的人物通讯《“最美乡村医生”史淑萍:33年守护乡亲健康》刊发在《株洲日报》上,并入选《学习强国》大平台。

当亲朋好友为我发表的文章点赞,且羡慕我有这份写作天赋时,殊不知我发表文章的背后付出了多少的艰辛。

星光不问赶路人,岁月不负有心人。



紧紧地靠着车后背,想着这样会安全一点。终究,我们到达了目的地,也完成了心愿。

不曾料想,这次回去,父亲便大病不起,失语偏瘫如魔咒一样附上了他的身躯。他去看了云南的那片月光,那片陌生的土地,那个伫立在屋前凝望的身影。终于,这一切没有成为永远的伤疤,他混沌的记忆里,留存清晰的面容中,有他分别20多年的亲人。

我看到写在书上的这三个日子,是在一个秋日清爽的午后,也许,这是我与尘世链接的印记。它们让我铭记,不可忘却,就如窗外的一棵酸枣树,有秋雨从叶尖滑落,滑下的是雨滴,留给我们的却是隽永的生息。

炎陵县水口镇中学  
彭新平  
岁月不负有心人